

凡夫俗子

胡惠瑞 著

凡夫俗子

胡惠瑞 著

二〇〇〇年十月

序

漫步书林，就会发现诸如伟人传、名人传、将军传，……等传记小说和回忆录等书籍，琳琅满目。唯独难见描写一般老百姓的传。这是一种书林的偏见。我虽然没有写作的才能，可我总是想试写一部“凡夫俗子”的什么传来，俗话说：“一滴水能反映太阳的光辉，一个‘凡夫俗子’的经历，从不同的角度，也能反映这个时代社会的一个侧面，以弥补书林的这一不足”。反复思考了很长时间，一个偶然的机会，在杭州碰上浙江省对外机械进出口公司工作的一位学生蒋先孝谈及，他给我介绍了一位专业作家——余凤高先生，他对我的经历很感兴趣。鼓励和支持我以我的经历为题材写一部“凡夫俗子”的传记。那时，我退休后还在帮助工作，静不下心来写。一九九七年，因在浴室洗澡，跌了一跤，脑血管破裂，在脑血管里溢出了0.9mm—1.8mm的瘀血，经医院两次抢救，才脱险，住了将近一年时间的医院。出院以后，什么事情不能做，在家休息。现在身体慢慢的恢复正常，才想起了写书这件事。经过了将近三年的努力，书虽写成了，感谢余凤高先生的帮助。同时，也倾注了我夫人的一片真诚。由于我的写作水平有限，错误难免。反正不想出版发行，作为资料保存，自费印刷，与朋友交流，留给后代，以作启示。

作者

于舜江菱池——武胜邵宅

二〇〇〇年十月

引

一望无际的舜北平原上，有两座小山丘，小山丘的北边有一个小村庄，住着稀稀落落的七、八户人家，破草房和平瓦房相间。就在这里，一九三三年阴历九月十四日的最后一个时辰，有一个小孩自娘胎里哇哇坠地，他叫王山而，小名阿瑞，笔名田间、泥土，排行第五。这就是本书的主人公。

据河姆渡遗址发现，距今七千年以前，舜北平原是一片汪洋大海。由于受地球与月球的引力影响，海水的涌动，潮涨潮落。每天的早潮和夜潮，潮水夹带着大量泥沙，涨潮混水来，退潮清水去，将大量的泥沙沉积在这里，年长日久，形成了这一片沉积平原。长年累月，斗转星移，平原也逐渐往北延伸、延伸……。

在中国的古老土地上，自古河水自西向东流，可就是在这片平原上的主导河流——东河，自东向西流。与舜江汇合后，才自西向东流。这是与这片平原的地势所决定的。就在海岸边上的平原，它的河水不能直接排入大海。其根本的原因，也是地球和月球的引力作用所出现的怪事。这里的百姓也是这样传唱的：“黄河之水天上来，东河之水向西流。”

这里还有一个古老的传说，在这片土地上勤劳的农民，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看到在天空飞来一对凤凰，停踏在这片土地上。待一位朴实的农民走近时，凤凰却迎着朝阳展翅东飞了。农民想：古人有云：“凤凰踏宝地。”凤凰踏过的地方必定有宝，他拿了挖土的工具，每天起早摸黑的挖呀……挖呀……

…最后什么都没有挖到，除了泥土，还是泥土。农民认准这土就是“宝”，他用布将挖出的泥土仔细地包了一大包，谨慎地放在最可靠的地方。当皇上出皇榜叫百姓献宝的日脚到了，农民带着这包泥土就上京城献宝去了。一天，皇帝早朝，传献宝人进殿，农民也排在献宝人的行列之中，待皇上一一观看宝物以后。别的献宝人都受到了皇上的恩赐，有的赐金，有的赐银，有的赐官位奉禄，唯独皇上看了农民献的泥土后，大失所望，也大为恼火，说农民把泥土当“宝”犯欺君之罪，是大逆不道的，照例一顿棍棒责打以后，将农民打入大牢。

为不忘耻辱，皇帝将这包泥土挂在御膳房的梁上，就是皇上用膳的桌子对上。随着时间的推移，日复一日，到了五月的一个梅雨季节，这包泥土受了梅季的潮湿气候，在布上出现了滴滴水珠，顺着布滴了下来。滴在皇帝吃的御菜碗内。当皇帝品尝到这碗滴有泥土里滴下水珠的菜时，感到味道特别鲜美可口。一口气吃完了这碗菜，而且胃口大开，饭量大增。传太监查问御膳房御厨在这碗御菜里放了什么东西，御膳房的御厨们却个个惊慌失措，查来想去都与平常做菜一样，没有放什么东西。太监们都寻来寻去，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最后，有一位太监抬头看到一个布包上水碌碌的，布包下有一滴水珠正欲往下滴，忙禀报皇上，皇上正抬头看时，这一滴水珠正滴落在御桌上。皇上一尝，果然鲜美，与御菜上的味道一模一样。皇上大喜，说：“农民所献果然是‘宝’”。并立即命太监传御旨，恕农民无罪，释放农民，并赐农民金、银财宝，封为盐官，管理盐场。农民回家后，就在这块土地上建立盐场，晒盐。这里

的老百姓都去当了盐民，所以，这里的“盐”一直叫“官盐”。这个小村庄上建立了官寓，有饲马间、会客大厅……，北花园（谢家园）西花园（王家花园），还建有许多盐仓，后来，这个村庄，被命名为“美字地”。这里生产的盐都源源不断地运往全国各地。

时光流逝，年复一年，沧海桑田。海水的涌动，每天二潮带来的泥沙沉积，海岸线逐年逐月北移，盐场也随之一次次北转。现在的盐场已移至离这个村庄七十多里路以外的庵东镇以北，官寓也几度废兴，至今也只能见到台门和饲马间的痕迹了。农民的后代也一代接一代，有的留在老地方，有的也逐渐北移，有的却另谋他业、走奔他乡……。

目 录

引

第一章 苦难的童年	1
家境贫困	1
王山而出生环境	1
父亲和母亲	2
兄弟姐妹	17
叔叔	23
外婆家舅舅和姨娘	25
幼年磨难	31
襁褓之中	31
我要读书	35
苦难的生活	43
当小和尚	47
学徒生涯	49
起步革命	60
第二章 在红旗下成长	61
参加土改工作队	61
抗美援朝参加反细菌战	67
当小学教员	68
脱产深造	70
特别任务	78
当编辑，记者	83
上大学，圆大学梦	88

第三章 十年浩劫	102
步行“长征”上井岗	104
档案事件	106
第一次送家乡“劳动改造”	110
两上北京告状	117
两次十万人大会的陪斗	119
在章镇劳动三个月	125
危难见真心	131
第三次上北京告状	153
死里逃生	158
第二次送农村“劳动改造”	162
第一次平反	164
瘫痪了一年另六个月	167
“二月逆流”再受批判	170
海岛劳役之苦	172
第二次平反	174
子女受牵连	176
第四章 不幸的婚姻	184
阴差阳错	184
无情人强拉成双	186
受金玉其外之蒙	194
奇 遇	219

第五章 夕阳余辉 ·····	232
怨恨满人间·····	232
平反昭雪·····	236
退休顶替末班车·····	237
顾问天地广·····	247
调查研究 撰写论文·····	262
热情待人 助人为乐·····	281
主持正义 法律代理·····	286
后 记 ·····	288

第一章 苦难的童年

苦难是人生的老师。

——巴尔扎克《幻灭》

家境贫困

王山而出生环境 自从“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民正处在“内忧外患”的深重灾难之中，一九三一年舜北平原时疫猖獗，病尸遍野。一九三三年八月台风暴雨袭击，海潮败堤，大水成灾。连年的灾害，民不聊生。王山而就于一九三三年的农历九月二十四日最后一个时辰降生在舜北平原两坐小山丘北侧的一个小村庄——美字地东端一户贫苦农民的一间破瓦房中，破瓦房四壁空空，泥壁子和风火墙，是用竹片挟成的，再涂上泥土。一经风雨侵蚀，泥土就会剥落下来，亮堂堂的，风呼呼的可以吹进来。泥地，下雨滑，天晴泥灰多，冬天冷得脚发麻。真是到了：“风扫地，月当灯，锅盖无箍使草绳”的境地。

这个村，分为里漕和外漕两个小自然村，山而家的南端，有一坐碾子，附近六、七个村庄的群众吃的粮食，都要用这坐碾子碾的，所以早早、晚晚都听得到骨碌骨碌的碾子声，哞一哞一的牛叫声。山坳里横着一条公路，叫“舜三”公路，公路两旁有汽车河浜，大概是造公路时为取土掘的，泥鳅、黄鳝、田螺很多。这里的小孩常去汽车河浜抓泥鳅、捉田螺。里漕和外漕都可以通船，船可以通向四面八方，当然水也一样，是活水、清水。两漕之间有一个百余亩大的坟滩相隔，星星点点的

坟墩，树木参天，有柏树、檀树、沙扑树……。最大的一棵要算檀树了，约有六、七人合抱相围那么粗大，那时还枝叶茂盛，上面做了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鸟窝，最高最大的要算老鹰窝了。所以，这个村子的小鸡常常被老鹰抓去。老鹰抓小鸡时，必先在天空盘旋，有人见到老鹰旋转会发出喂唷——喂唷——的警告声，很自然地老母鸡张开翅膀，小鸡都乖乖地钻到老母鸡翅膀下躲起来。家中没有大的农具、耕牛。也没有土地，父兄们全是靠出卖劳力，做长工和短工维持生活。

父亲和母亲 父亲，乳名福春，书名福传，生在马家路叶家舍头，出生六天丧母，寄养海头，然后送人。九岁领回，寄饭读书。十三岁来美字地过继。一直随父学农，勤耕苦度光阴。十九岁学锯匠，半工半农，兼做挑脚、短工、砍柴渡日。因子女多，山而共有五位兄长，二位姐妹，劳力少、吃口多、负担重。父亲积劳成疾——头晕病。

父亲是一位中国贫苦农民的代表，他善良、勤劳、勇敢、朴实，秉性刚强，为人忠厚，肯吃苦，重义气，爱结交穷苦朋友。有一次，他去山区任家之方判树，树主人任惠相是个硬汉，为了讨还树价。一个出口价少一元不卖，一个还价多一元不要，吵闹半晌，弄得俩各脸红耳赤，互不退让，判树不成，回家。双方冷下心来思考，觉得仅一元钱之差，伤了和气，不值得。第二天又上山去，依了树主人的价格。但树主人也觉得不好意思，同样依了山而父亲的还价。最后，不但树判成了，而且成了好朋友。砍树、锯板……，工场也做在树主人的家里，免费住宿……，都在他家里。还招待饭、菜，不时的送茶、送水，

相当热情。摘杨梅季节到了，阿相伯有满山的杨梅，旺时来不及采摘。山而父亲就派山而他们七兄弟姐妹上山帮工，摘的摘，挑的挑，去市场卖的卖。缺少劳力的阿相伯高兴极了。杨梅落山的时候，总要送些布料给山而妹妹，送些鸡蛋、山芋茭……给山而兄弟带回家。以后，两家每逢婚、丧、喜、庆都有往来，真比亲眷还要亲。

两座小山丘之间，在民国时期就建造了一条公路，叫舜三公路。这条公路就离山而家不到一牵绳路。有一条公路桥，是用木头搭的，很不牢固。一九四七年一个严寒的冬天，人们都杀鸡宰猪办年货忙着过年。黄昏时分，一辆满载货物的货运汽车自舜江方向往三山驶来，车正驶到桥中央，嘭的一声巨响，桥断了。货车的两只后轮落到桥下，货物全浸泡在水中，说时迟，那时快，山而父亲立即指挥全家，发动村民前去抢救，命令大家不得私拿物资。捞起来的物资什么都有，有高档药材人参、高丽参……，有高级衣料、布匹、日用品……。捞起以后，为车主烘、晒。最后，经车主检点，一样东西都不少。经问，车主名叫阿康，上海人，家庭贫困，给人家开车。过年那天，山而父亲还把车主兄弟俩邀请到自己屋里，围座在全家人中间。亲如一家人地斟酒、挟菜。吃了丰盛的年夜饭，还留宿在自己家中。对着山而兄弟们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正如阿拉自己出门在外一样，一旦遇难，也希望得到好人的救助。”过了年，山而父亲又发动了村民，准备缆绳、粗麻绳等，在山而父亲的指挥下，随着咳哟、咳唷……的号子声，一步一颠地把货车拖上了岸。待车主修好了货车，临走时，送给山而

父亲一笔钱，山而父亲怎么也不肯收受，语重心长地说：“大家都是苦命人，苦命人帮苦命人应该的。阿拉也要出门去，出门也难预料遇到困难，也要好人帮助。”一家人都送他们上车，车主兄弟俩热泪盈眶，紧握山而父亲的手，迟迟不肯松开。叭——货车开动了，山而父亲一家人目送他们渐渐远去……。

有一次，邻村有一户人家，一棵大樟树的树枝，盖上了屋顶，屋北面的树，树冠盖过了整坐屋子，长到了屋南面，他早就想砍掉这四尺穿心的大树，就是没有这样的把握的技术，保证不压塌屋子。连找了几个锯匠，都不敢砍这棵大树。轮到山而父亲了，头一天他去看了一下，仔细思量了一番，便答应了下来，要东家作好准备，听从号令，东家一一答应了。第二天一早，山而父亲带上了麻扛、砍树工具，斧子呀、锯呀……出发了。他干脆利落，袖子一卷，羽身一擦，麻扛在腰间一系，爬上了树梢，抡起手锯将部分树冠卸了。将一头麻扛系在了树的枝干上，一头随身带了下来，交给了预先组织好的二十几个健壮结实的小伙子，吩咐他们听从号令用力向北空地上拉。随即用段锯，锯了南边的一半树根，又用长柄斧子，劈力啪啦的往树的北半边树砍，当快要接近锯面时，树在晃动，发出啦啦的声响，说时迟那时快，山而父亲大喊一声，“拉”！——二十几个汉子一齐用力往北边空地拉。哗的一声，全棵树越过整坐房屋，按预定目标倒在了北边的空地上，连瓦片也没有打碎一张，大家都拍手叫好。东家加倍尝了山而父亲工钱，山而父亲的名声在方圆几十里大振。

在美字地这个村庄里，有一个名叫初金的人，绰号叫做“

醋浸大蒜头”，意思是：既有醋的酸味，又有大蒜头的臭味，人们不喜欢他，远而避他。夏季的某一天，将近黄昏时分，为了对邻居阿章的地基纠纷，初金加上饮酒过量，一直吵吵闹闹，骂来骂去。阿章没法，请了保长来调解。可初金，根本不偿保长的脸，不仅不卖保长的帐，反而变本加利，拿起一把锋利的钩刀，步步紧逼阿章，气氛十分紧张。有人喊出了“初金要杀人了，初金要杀人了……。”山而父亲听到喊声，赶来了，他大喝一声“谁要杀人了，谁……？”初金听到山而父亲的喝声，马上就退缩了回去，退到自己的屋门口。山而父亲一个箭步，一跃身，从初金的左侧，闪到背后，一把夺下了初金右手握着的锋利钩刀，捏住初金的两手，反扭在背后，用绳子把他绑了。初金躺在地上连滚带爬地嗷嗷叫，村民都拍手称快。

一九四一年四月舜江县沦陷，县城的乡绅们都跑到村里。村民们在小山丘上一望，看见舜三路上有一队日本兵自舜城开过来，都慌忙地说：“来了，来了”。村里的人都往四、五里路远的后山——茶园山上躲藏。山而的母亲也跟大伙去了。有的关上了门，有的连门都没有关。整个村上剩下山而父亲、山而和妹妹筱调三个人了。不一会儿，两个小山丘全都被日本兵占领了。架起机关枪和小钢炮，枪口、炮口都朝着美字地这个村庄。一个拿长长的指挥刀的军官，挥舞着指挥刀，派了一个小队，荷枪实弹地冲进村来。山而父亲左手搀着山而，右手搀着筱调，立在自己家的大门口像一棵青松，两旁是二棵小松，挺立着。村里有一条黄狗见了日本兵，在村口旺叫，领头的日本兵举起枪，叭——的一枪，把旺叫的黄狗打倒在地，鲜血在

流淌。日本兵进村以后，看看山而家大门开着，父亲门口立着，两个小孩搀着。看到山而父亲怒视着日本兵，不敢进来，瞟了一眼就过去了。对着门关着和开着的人家，他们用枪托将门砸开，进屋抢东西，抓鸡抓鸭，弄得鸡犬不宁。过了一些时候，他们抢足、抓够以后，就鼠窜似地钻了回去。没有动山而父亲他们三人的一根毫毛。日本兵开走以后，上茶园山躲藏的村民，都陆续回来了。他们看到山而父子仁人都活得好好的，很奇怪，而且家里的东西一点也没有少，连鸡毛、鸭毛也没有少一根。大家都夸山而父亲“胆量大，好样的”。

父亲对子女的管教严格。俗话说：“严父慈母”一点不假。他有一个“故事”，也有一个“理论”。凡儿子结婚后，就讲给儿子听，凡女儿出嫁后，就讲给女婿听，而且认认真真的，不只一次讲，遇到机会讲，碰到事情讲。

故事是这样的：很久年以前，有一户人家，夫妻俩勤劳节俭，日子过得充实，自从生了一个儿子，高兴得不得了，自己俩节节省省，可对孩子舍得给吃好的，穿好的，当孩子懂事的时候，百般依顺孩子，只要孩子欢喜，什么都给，除了天上的月亮。做了坏事也护着他，在家里成了小皇帝，在村里是个小霸王，谁也不敢欺侮他。年纪渐渐的大了起来，进学校读书，学校里也是个吵闹王，同学都怕他，教师也奈何他不得。怎么能读好书呢？不但书读不好，而且伙同社会上的坏人，合伙学做坏事，吃喝玩乐，什么都干。钱没有了，向父母亲要。父母亲呢，只要儿子出口，不问做什么事，要多少给多少。嫖赌也挺来劲，钱越来越不够使用，他还是向父母要。父母没有钱了，

他要父母卖田、卖家俱，家里值钱的都卖完了，连生活也过不下去，他还是向父母要钱。父亲说：“钱没有了，要，只有命一条。”儿子说：“好！你不给钱，我明天就要你的命”！说完就走。母亲对老头说：“儿子说的话，他是一定要做到的，他明天来要你的命，你怎么办？”父亲也知道，儿子的话是要说到做到的，但死到儿子手里也有点不甘心，俩老想了一个办法，在床上用衣服做了一个人那么大小的衣服包，上面用棉被盖着，装着睡觉的样子，叫老头子在床底下睡着。如果儿子拿起刀子斩头时，父亲在床底下惨叫一声。商量定当，按计行事。第二天晚上，儿子果然来了，右手拿着一把快刀，杀气腾腾地进了门，就找父亲，母亲对儿子说：“儿子呀，你父亲对你这么好，家当都被你败光了，你还要杀他，不可呀！”他那里肯听，直奔房间，见父亲在床上“睡着”，他狠心地举刀向父亲头上猛砍。父亲啊——的一声惨叫，他也惊慌地弃刀逃跑了。儿子犯了案，与他合伙的坏人也都不管他了，一个个远避了他。他只好远逃他乡，没有目标的一路讨饭，夜宿街头、破庙，吃尽了苦头。最后到达湖州地方，遇到了一户富商，是种桑养蚕、经营丝绸的。老板看这孩子可怜，收留他，叫他种桑。俗话说：“败子转头金不换。”他将富商的桑园种得非常好，富商也很看重他，将一个独养女儿嫁给了他。然后将所有种桑养蚕业和丝绸经营业都叫他经营。他经营得比富商还要能干，这家富商越来越有名气，各地的丝绸商都慕名而来，生意越来越兴旺。

父亲实在没有被儿子杀死，他所杀的是棉被盖着的衣服伪装的假人，惨叫的声音是父亲在床底下发出的。可是儿子以为

父亲真的被杀死了，难以回家见母亲。

因为湖州富商名气大振，父亲同村的丝绸商也想去湖州做生意，到达湖州与富商一见面，原来有些面熟，因为时间已经过了十几年，似曾相像，但不敢明说。在生意商谈中，逐渐熟悉起来，探问富商老家，才知舜江同乡。商人也略知八九是老头的儿子。这次生意做成了，商人回家后，与他父亲谈起了湖州富商是他儿子的事。他父母有了儿子的消息后，欣喜若狂，老俩口高兴了几几天几夜。父亲决心去湖州看看儿子，带足了路费银两，上路了，一路上受尽了风霜。到达湖州，很快问清了富商的丝绸商店。父亲开口要见富商，伙计们问明了老头何方人事，找富商有何要事？老头说：“舜江人事，找富商商量家事。”伙计立即禀报富商。富商问伙计：“何等像人？”伙计说：“是一老头，模样么，你很像他。”儿子猛一惊，心里想：“难道父亲没有被杀死？”慌张起来，立即找夫人商议，商议半天，决定先去看看，试探真假。在客厅父子俩见面后，都惊呆了，对看了好长时间，儿子才扑过去两人抱成一团，含着泪父子俩都诉说了经过情景。儿子要父亲留住在湖州，过几天再把母亲接来，一起来湖州享天伦之乐。父亲答应后，儿子都一一照办。父亲觉得闲着无事做，空荡荡的不好受，要儿子给点事干干。儿子说：“你年纪大了，早上起来活动活动身体，锻炼锻炼，管理管理这块桑园怎么样？”父亲说：“这是我的拿手活，行！”儿子说：“别的活不要你做，只要你做一件够了。”父亲莫明奇妙地问：“什么活？”儿子说：“你把桑枝攀下来在地上压枝。”父亲说：“笑话，你桑园的桑枝那么高大了，